

岁月 成歌

中

SUIYUE CHENGGE

秦文棣◎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岁月 成歌

中

SUIYUE CHENGGGE

秦文棣◎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成歌/秦文棣主编.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2587-0

I. 岁… II. 秦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8342 号

岁月成歌 (中)

秦文棣 主编

-
- 责任编辑 杨 过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45
字 数 51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587-0
定 价 89.80 元 (上、中、下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战地黄花 郑耀南(1)
——志愿军老战士郑耀南的回忆
- 翻阅历史书页 万吉晨(28)
——志愿军老战士武承爱纪实
- 三千里江山云和月 娄天木(45)
——记志愿军老战士李同堂
- 饥饿磨砺的人 马桂珍(54)
——志愿军老战士王忠明的故事
- 风云变幻见精神 郑 正 张学力(70)
——志愿军老战士陈如海备忘录
- 九死一生 常慧琴 沙俊清(88)
——志愿军老战士窦全祥的故事
- 车轮滚滚永不停息 张富华(105)
——记志愿军老战士冯玉章
- 把青春献给祖国 星 星(118)
——志愿军老战士陈守义的人生轨迹
- 纷飞战火见真情 常慧琴(131)
——志愿军老战士尚素坤速写



- 两个志愿军父亲 星 星(142)
——志愿军老战士杨圣元和赵志平的故事
- 《抗美援朝日记片断》及其作者 郑 正 刘 忠(155)
——志愿军老战士刘忠的人生之歌
- 忠诚的故事 郑 正(170)
——志愿军老战士崔永藻的精神世界
- 电讯在炮火中传递 娄天木(189)
——记志愿军老战士贺才子
- 不凡的平凡 张富华(197)
——记志愿军老战士于连荣
- 闪光的历程 常慧琴(210)
——记志愿军老战士赵敦尧
- 战地笔记 薛青峰(226)
——志愿军老战士李炳全的回忆



战地黄花

——志愿军老战士郑耀南的回忆

郑耀南



SUI YUE CHENG GE

进驻厦门岛

1950年7月底，麦克阿瑟窜至台湾活动，亲吻了宋美龄的手，这就意味着向世人宣布，美国决意与蒋介石共同防卫台湾。随着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署，美国第七舰队横戈台湾海峡，阻止和推迟了我国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进程，并使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又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1951年冬，蒋介石为挽回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败局，“反攻大陆”之声日甚，似乎一夜之间便可实现重返大陆的美梦。我所在的华东军区第三炮兵学校文工队，划归炮三师建制开赴福建省厦门岛前线。一个师包括师直机关、三个榴弹炮团和观测连、通讯连、还有我们文工队，除了师、团首长乘坐吉普车外，其余人员乘坐的几乎是一式的美制“大道奇”十轮大卡车，车后牵引挂拖着美制105榴弹炮。我们从南京分段出发，经安徽入江西，过分水岭进到福建，在南平稍作休整后直达集美，再过海到厦门岛（当年尚未填海，鹰厦铁路未修通），进军路上甚



水激石则鸣 人激志则宏

—郑耀南于1953年朝鲜

西浦

可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有不少是原国民党起义或被解放过来的专业人才。由于没有军营，我们都分散住在百姓家里。

部队驻定后，当地政府为每个连队都派驻一名“翻译”人员（因我们都听不懂闽南语）。那年月，我军基本上是天天向金门岛炮击的，只有在重大节日时，我国政府便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停止炮击一日，以示关怀”的告示。对我方给予的关怀，对方是不会感激的。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要在厦门岛欢度第一个春节时，年初一上午11时左右，我们的饺子都快包好了，突然间，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响起，一排排敌人的炮弹打在我们炮阵地的前沿海滩边上。我们立即停下手中的活计，迅速地进入了阵地。“告示”就是命令，尽管我们进入了阵地，但是绝对不能还击。我随观测排进到炮13团的观测所里，那是个专门发号施令的地方。战时，每当师、团首长下达

为威武壮观。之所以如此浩浩荡荡大进军，其中还包含有意欲利用国民党在大陆的潜伏特务电告其主子蒋介石不要轻举妄动。此时北方已是冬季，但在渡船上，虽海风阵阵吹来，并不觉凉，只感到咸涩和湿润，十分舒服。船在前进，巨大的鲨鱼在船两侧嬉戏翻滚，就像要把渡船顶翻一般。据说，当地百姓视鲨鱼为神鱼，犹如印度人把牛奉为神牛一样。

到达厦门岛后，部分文工队员被分散下到连队工作。我被分配到隔海与小金门相望的观测连。那可

命令之后，各炮阵地该何时发炮，如何发炮，方位多少，仰度高低，几号装药，装何引信……这一切的数据，均由观测员分头算出，综合后再由连（营、团）长从观测所里通过电话向各炮阵地发布。敌方一阵炮击之后，很快又平静下来。我初次进入观测所，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一样，一切都感到新奇。我从炮对镜里看对岸，十几海里的小金门竟然近在咫尺，就像在我鼻子底下一样。海的那边，沿海滩边上拉有三层铁丝网，铁丝网上挂着的罐头盒铃铛都能数出来，岸沿上还有一道带电的铁丝网；再往纵深一点看，有操场、营房，也有民宅、水塘、农田和大树，但这一切又都显得萧条和凄凉。我想搜寻敌人炮阵地的所在，也许是经验不足，或许是隐蔽伪装得好，竟然一无所获。不多时，敌人吃午饭了，穿着美式制服的国民党官兵，端盆端碗从营房里走出来，在操场上围蹲成几个不规则的圆形，便狼吞虎咽起来……第一感官告诉我：他们的膳食水平、质量远比我军差矣！

其实，双方炮击说穿了只不过是壮壮军威而已，受害者往往是那些在海滩上劳作的百姓。因为双方武器相当，敌人是美式装备，使用的是105榴弹炮或155榴弹炮。而我军使用的也是缴获来的美式榴弹炮，口径都是一样的。我们所在的前沿阵地隔海与小金门岛是最窄的一段，相隔大约是十六七里吧，而105榴弹炮即使是平射，也超不过20里。这样，双方的炮击也只能打在对方的海滩上，是造不成大损伤的。射程较远的是155榴弹炮，又叫“加农榴弹炮”，但由于它体积大，且转移阵地灵活性差，一般采取固定炮位来使用。155加农榴弹炮除射程较远外，其最大的优点是“硝烟快”，炮弹刚出膛，其“烟”随之而消散，所以炮阵地就不易被对方观测所发现。我军的“155”基本上都固定架设在鼓浪屿的山上，伪装得相当隐蔽：就是在山凹间用厚钢板挡平了，远看这里没有“凹”处，是一陡峭的悬



崖，在钢板的平面上只露出一个炮口来。但是，鼓浪屿在厦门岛的西南方，尽管它射程远，但由于距离相对远了，实际上就抵销了它的射程优势，打起来和“105”前沿阵地打过去差不多，都到不了小金门岛的纵深，至于对大金门岛，更是望尘莫及了。

师部设在同安县，要排练节目，文工队就把我们召回去。我们边排练，边演出，四处游弋，军旅生活紧张而又舒心。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半年多，1952年6月初的一天，全师分片同时召开了抗美援朝誓师大会。



跨越鸭绿江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誓师大会上，全体指战员群情激愤，“打倒美帝国主义！”、“誓把美帝赶出朝鲜！”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誓师大会后，一方面抓紧时间把武器弹药和必须移交的物资等清点造册，另一方面是个人精简行囊，减轻负重，轻装上阵。那时福建省没有铁路，我们分批北上，均由接防部队用军车送至江西上饶转乘火车。我们北上时，军车披红挂彩，两侧挂有醒目的标语横幅，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百姓夹道欢送。从厦门至上饶，途经同安、晋江、莆田、福州、古田、建瓯、浦城、广丰等城市，都受到与出发时一样的那种动人的场面与礼遇，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英勇杀敌的决心……

从上饶上车开始了“绿色之旅”，一直北上，基本上没有停歇，我们好像还没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唱过瘾，列车便到达了安东（今丹东市）。安东是座美丽繁华的城市，是东北地区的轻工业基地，尤以柞蚕丝绸和造纸工业闻名遐迩。市内也

有不少文物古迹和风景秀美的去处，但我们此时最关注的是鸭绿江大桥以及由桥所联系着的对岸——朝鲜，恨不能一步跨了过去。

我们到达安东是1952年6月25日的上午——正是朝鲜卫国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日。夏至已过，小暑将至，天气日趋炎热。安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整座城市缺少以往的繁华和秀美。街上行人来去匆匆，脸上都显得忧郁，所有高楼商厦和百姓的民宅的玻璃窗，全都贴着“米”字式防震纸条；沿着鸭绿江边，伪装得很好的苏式高射炮群“一”字排开，犹如人行道旁栽种的遮荫绿树一样，炮口冲向蓝天，炮手们坚守炮位，严阵以待。不时能听到尖厉的防空警报声，顿时，杂乱的人群各找去处，留下的就只剩军人了。

如火的夕阳渐渐西下，万道霞光之后，夜幕徐徐降临。对岸不远处不时传来闷雷似的爆炸声，橙红色的火光此起彼灭；安东市内行人稀少，路灯基本不亮，只有路旁巷中的店铺民宅，闪射出桔黄色的微弱灯光，整座城池格外静寂，流露着临战时的不安。透过鸭绿江铁桥向东远眺，但见朦胧中新义州城市的轮廓。只见高楼林立，层层重叠，犹如在蓬莱阁观看海市蜃楼景色一般，但其色彩灰暗，不见灯火炊烟，显得格外凋零凄惨。

我躺在招待所门厅临时铺设的地铺上，心潮澎湃，彻夜难眠，便悄然翻起，借着过道微弱的灯光，写下了一首七言诗：

侵略者戒

蓄谋久远早垂涎，
黠武续写霸道篇。
侵略蛮行数越海，



扩张谬策几蹈天。
持强突袭何其横，
悍然偷攻更阴险！
胜败终成罪未了，
百年遗事后人鞭。

我们驻在安东，相比之下，文工队是比较“清闲”的，“空手而来”的战斗部队就忙起来了，他们不仅要接受新的武器装备——苏式嘎斯车和 122 榴弹炮，而且还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它、用好它。以前使用的 105 榴弹炮，每门炮只需 10 个人就能分工明细、有序自如地操作，如今的 122 就不行了。它笨重庞大，灵活性差，论优点，只不过比 105 射程稍远而已。因此，战士们普遍都有些抵触情绪，但大敌当前，思想通与不通，全都要进入紧张训练操作之中。因为军人的使命就是这样：他把一切都交给了战争，他的一切就必须服从战争的安排。

我师接到上级命令：7 月 1 日晚上 8 时过江开赴前线。上午，师部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1 周年大会，主席台前竖满了请战书和决心书，群情高昂地发出同一个声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过江比起第一批人朝部队要幸运得多了。机械化部队的特点是不用徒步走路。我们是乘坐火车入朝的，尽管坐的是“闷罐”。晚 8 时整，火车缓缓启动，隆隆地驶上鸭绿江大铁桥，我们的心也随之沸腾，不约而同地高声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我心中默念：再见了，亲爱的祖国，您的儿子决心为您争光，不立战功，宁死疆场。

当年牵引列车的是蒸气机火车头。入朝的火车还有点特别，就是在火车头之前还顶挂着两节平板车，推着走，为的是防备遇雷爆炸便于紧急制动。江风呼啸，江水在暗淡的星光下打着



漩子奔流。回头看，灯光闪烁，祖国一片光明；朝前望，四野苍茫，一片漆黑凄凉。车过江心，我们就出国远征、开始了夜行昼宿的战斗生活。新义州渐近，“海市蜃楼”的幻影终于破灭，高楼林立之处竟全是断垣残壁，到处是炸塌的房屋，满地是弹坑，不见一家灯火，没有一个人影，静寂得像死的世界。

我们第一站宿营地是安州。拂晓前，列车分组推引到山洞隧道里隐蔽，部队则迅速“各随其主”上山宿营。漆黑的隧道里顿时“开了锅”：人声、哨声、嘈杂声一片，人们相互碰撞，丢东拉西的什么都有。我的行囊除背包、挂包、水壶之外，外加一把小提琴，横跨于背包之上脖颈之后。我迅速拽紧绳子出了隧道往山上爬（出国前，我们乐队想了个办法，即4人一组，每组备一根细绳，遇黑夜行军，互相牵引，以防掉队）。说来也怪，我们文工队平时有点娇生惯养，而到了战时，却如虎添翼，不知这劲从何而来。崎岖坑洼的碎石山路，滑倒再翻起来前进，一夜未眠却还精神抖擞。很快，我们按指定的范围在松林里选定了宿营地。到站了，人却软瘫了，顺地一坐，动弹不得，好一会才缓过神来，解开背包，取出雨衣挂在树上遮阳，倒在地上便呼呼入睡了。

盛夏的山林，骄阳似火，闷热而潮湿，好在未遇敌机骚扰，平安地度过了一天。我们吃的是干粮和罐头，渴了，山泉有的是。第一次没吃上热饭，倒觉得新奇也很舒心。夕阳西下，山下响起集合号声，我们匆忙打点行装，还是4人一组拉一根绳下山进入隧道，机车在拼挂，不时听到车厢撞击声。突然听见一声惨叫，原来是火车在连接中碾轧死一名战士。入朝第二天，他未到战场就光荣牺牲成为烈士了。

从安州经价川、顺川至成川，是第二天的行程，里程虽没有第一天的长，但行进得十分艰难缓慢，因为铁道两侧几乎全是有规则等距离的弹坑，大小铁道桥梁均经炸断由志愿军铁道



兵用枕木临时垒搭起来支撑着铁轨勉强通行，火车滑行在上，吱呀作响，虽惊无险，也提心吊胆，万一遭遇空袭，那就不可想象了。顺川至仓化是直线，但仓化无隧道，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拐了个弯到成川隧道隐蔽歇息。

我们重复第一天的行动：爬山、防空、宿营、进餐……傍晚照例钻隧道进入“闷罐”。不同的是，一天之内经受了两次惊心动魄的场面。其一，中午时分，敌机由远而近，九架“油挑子”（即“佩刀式”战斗轰炸机）飞临上空盘旋寻找目标，轮番朝着隧道口发射连珠式火箭炮，崩得道口岩石哗啦乱飞，最后在铁道上扔下四颗炸弹而去。列车虽未受损，但铁道被炸，着实忙坏了铁道兵。其二，傍晚进入隧道，照样人声嘈杂，列车拼挂，所不幸的是，三声惨叫又生出三位烈士来。仅两天，非战斗减员共4人，这是不该有的损失。为此，部队在第三天宿营时，便分片召开了安全工作宣传会，并认可了我们“一根绳子”的做法，同时反复讲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道理，之后的两天行程再没有发生伤亡事故。

第三天从成川至元山。第四天由元山抵洗浦——我们的终点站、炮七师师部营地。一路上除了敌机轰炸、工兵抢修、夜行昼宿、吃喝拉撒外，其它无特殊险情。对我而言，四天的考验，私心杂念少了，抗美援朝的意识强了，胆子更壮了，这也许是每个人在身临其境时都会如此的吧！

从我国丹东到朝鲜洗浦，估计也就千来里地。但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我们整整耗费了4天时间，总算平安到达了。

打造新营地

朝鲜洗浦地处北纬38.6度，这里是交通便利，林果丰茂，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繁华之地，其行政建制相当于郡（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军家必争之地。洗浦地域貌似“品”字，高空下望是由三组四面环山不规则的圆圈组成的，三圆之中是一片开阔地，每个小圆之中是丘陵状平原，公路四通八达，还有铁路、隧道和车站。志愿军炮七师的师部就驻在“品”字的“北口”朝南的半山腰上，文工队分在“西口”朝东的山坡上，与师部有羊肠小道相通。如果翻过山头顺西山坡下去或是由我们驻地下山顺势向右拐不远，就是洗浦火车站。可惜那车站已被轰炸得荡然无存，弹坑累累，成了一片废墟，周围的村落民宅也无一幸免。朝鲜老乡除在隐蔽的山坳搭建简易窝棚居住外，大多住在山洞里。这里原是矿区，山洞坑道特别多，我们初来乍到，自然住的也是山洞。

我们乐队的16个男兵分到一个洞口朝东南深约20米的金矿洞。洞口不大，但相当隐蔽，弯腰进洞是五六米的弯道，洞内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打亮手电才发现，洞高不过1.5米，宽约2米，最里面角落处有一泉眼不断地冒水，顺着坑道边形成了一条小水沟，潺潺流水直至洞外。16条汉子要住得下，可真难为乐队队长了：如果是头顶头脚对脚地顺着睡，每排4人，勉强能睡下，但人非木偶，睡在水沟边的，一动弹就会滚进水沟里；如果横着睡，从洞口拐弯处开始排，每人65公分宽，最里面尚余5—6米作为堆放乐器杂物的地方。最后“一致通过”这种睡法。光线从洞口射进来，不会拐弯，越往里就越黑。人一睡下，就毫无进出通道。起夜，就只好翻起跪对着小沟“方便”。照明不能用蜡烛；洞内禁止吸烟。洞内空气原本稀薄，时逢盛夏，闷热蒸腾，人犹如装进了沙丁鱼罐头盒里一样。

太阳还未出山，东方泛起红色。大山里静静地，沟谷里飘浮着一层淡蓝色的晨雾，树林里各种鸟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好像在欢迎我们到来；林间空气新鲜湿润，战地之晨多姿多彩，



不由使我联想起在厦门岛假日里去鼓浪屿游玩时的喜悦、平和、悠闲陶醉的情景……遐想被拥出洞口的同志们拉回到现实中来：趁着敌机尚未光顾，我们到司务长那里领足了早、午餐吃的压缩饼干和罐头，装上一壶清泉水，带上纸笔和乐器，顺着山路爬向山顶去躲避敌机的骚扰。坡陡山滑，我们边爬边修。经过几天间断的劳动，我们上山走在新修的台阶上，犹如步上高楼一般到达了山顶。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难就难在“滑”字上。如今我们下山是连蹦带跳的，其乐无穷。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山腰处便冒出些许蓝色炊烟，这便是我们下山去进晚餐的“信号”。晚餐很丰盛：雪白的大米饭，大鱼大肉炒鸡蛋轮换着吃，惟独缺少了绿色，而且，鱼肉蛋均为罐头制品，想吃新鲜的根本没有。入夜，照旧钻洞，这样周而复始地住了约半个月，师直机关基本上都搬入了新居，不再住山洞了。

新居自己动手建。朝鲜山多林密，经当地行政委员会批准，我们便伐树建房：在山坡林里平出一块地，四周挖出约1米深的壕沟，把伐来约4米长的圆松树杆一根挨一根地立于地沟里用铆钉铆住，留出门洞，这样墙体就完成了，再把锯成的椽、檩搭好，铺上厚厚的一层树枝树叶，用绳网罩牢，然后和上泥浆把室内墙体抹平，安上门窗，便可住人了。朝鲜冬季很冷，必须盘炕，这只有请朝鲜人来帮忙了。朝鲜人睡的炕有些特别，全是用石头砌成的：石头炕围石头柱，炕面是用薄石板铺设的。所以，这种炕一烧就热，再烧就烫人，两个时辰不续烧，又冰凉了。

乔迁之夜的甜美舒畅，实难以用文字形容。说句实在话，在异国他乡残酷的战场上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真比在国内住五星级宾馆还来得舒心。

灵感会随舒心涌动。当夜，我与徐瑛就完成了歌曲《揭穿



纸老虎》的初稿：“世界上啊有一群狗强盗/他的头目就叫李奇微、杜鲁门/想叫那太阳打从西边出/想叫那历史车轮往后转/哎呀呀真是做大梦/他定把狗命送……”全曲由七小段歌词一气呵成，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性；曲调诙谐风趣，颇具说唱形式。最后以“中朝人民兄弟情/中朝战士心连心/打败美帝侵略者/保家卫国保和平”结束。

在战场上创作的歌却无法在战场上唱，这完全可以理解，最终聊以自慰的，是国内首先唱了起来……

战地小花絮

花絮之一：向烈士致敬

搬入新居，进出方便，行动自由，皆大欢喜。只是人在战场而未能到火线与敌作战，“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理想未能实现，深感遗憾。一天午夜时分，队长把我们推醒，并连连说：“快、快，快下山。”我们睡眼惺忪，懵懵懂懂地跟随着下至公路边，只见两辆“嘎斯”车停在路旁。队长说了声：“小郑，上。”我蹬着踏板上车，一脚便踩着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我迅即打开手电筒一照，大吃一惊，睡意全无，原来卡车上装的全是前方将士的遗体。我在国内时参加过遗体告别仪式；在调防厦门岛夜经福州时住的就是殡仪馆。但这里运来的遗体却不同一般，什么怪模怪样的都有。我们小心翼翼地把烈士遗体转移到平地上。战地没有棺木，每个遗体用1.5丈白棉布缠裹，有点像回民习俗那样，然后挖好墓穴就地掩埋安葬，墓前插一木板，上写烈士的姓名、性别、籍贯、年龄、何时入伍、牺牲日期及其部队名称，尽可能地详细。女同志则满山遍野地采摘野花，做成花圈、花环或捆成花束敬献给烈士墓前。不少人痛哭



流涕，真比送葬亲人还要悲恸。

从此以后，隔三差五，夜间总有烈士遗体运来，有时一具，有时几具，我们总以最细心而又隆重的礼遇安葬。几个月下来，对面山脚下的坡地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 18 位烈士的坟墓。我们抽空营造起一座“志愿军钢字部队烈士陵园”。我们用松木搭建了牌坊，用石块围砌了园墙，园内铺上鹅卵石小道，经常不断地在各位烈士墓前摆上野花……虽然全都是就地取材，十分简陋，但我们能超常、细致、热情而又隆重地做着这“份外”的工作，心里感到平和、踏实。安息吧，可敬可爱的战友！

花絮之二：勇救“阿妈妮”

朝鲜战场，基本上分不出前方和后方。因为血与火的较量无处不在，而且战争与战争之间亦无真正的间歇。前方，每时每刻都在战斗拼杀，而后方，每分每秒都在遭受着敌机的轰炸。相对而言，后方比前方的危险性更大。因为在两军对垒的前线，敌人的飞机是不敢光顾的，怕误炸了自己。

洗浦地处交通枢纽，美国的“油挑子”无时不在头顶盘旋、俯冲、扫射和轰炸。敌飞行员的基本功过硬，打得十分准确，尤其是用火箭炮轰击山洞，一打一个准。先是从高空俯冲至半山腰，然后顺势对着洞口就“嘣嘣嘣”，弹无虚发，直打得洞壁石块横飞，火花四溅。那是深秋的一日正午，我们正在山顶上吃着压缩饼干聊天，突然，从带状的云层下窜出了一架美军“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它发现了正在梯田里劳作的几名朝鲜妇女，迅即掉头俯冲。飞机从我们头顶的树梢上唿哨掠过，我们立即躲避。俯冲的嘶叫声吓得那几位朝鲜妇女四散奔逃。在那撕心裂肺的俯冲声音过后，巨大的爆炸声响起。说时迟那时快，我用双手一边一个把李源和方婉珍搂住，连同我自己一起滚入了跟前的一个大弹坑里，相互挤压在一起，实在顾不上男女有别了（其他同志也都分别隐蔽了）。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好一

